

# 夏志清

## 序跋

很难预测，但无  
返了。在中国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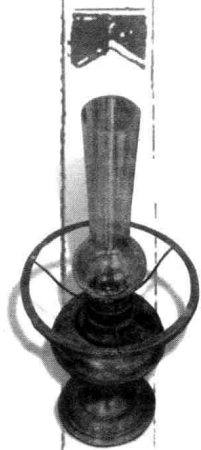
半可说不信什么神佛——假如凭这个假定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应该一直是入世的，关注人生现实的，富有儒家仁爱精神的，则我们可以说这个传统进入二十世纪后才真正发扬光大，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。古代读书人，受了孔孟教育，讲道理个个都应该甘为人民喉舌，揭露朝廷、社会上所见到的黑暗现象。但他们生活在皇帝专制政体下，大半变得「明哲保身」、「温柔敦厚」起来，也有很多入，无意官场，或者官场失意，人变得消极，求个「怡然自得」就够了。到了晚清末年，专制政体即将瓦解，读书人才真敢放胆写出他们心里要说的话来，所谓「谴责小说」的盛行，不是没有理由的。

大体说来，中国现代文学是揭露黑暗，讽刺社会，维护人权，学。无论如何，自从小女孩普遍缠足以来，这个中国传统社会实在是缠足妇女，四肢得不到适当运动，生不下孩子惨死的，一千年来的

最近在《幽巷幽幽》后记》里讲起了缠足，吴轩出版社



夏志清序跋



古吳軒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人文丛序跋小系 / 王稼句主编. —苏州: 古吴轩出版社, 2004.7

ISBN 7-80574-813-6

I. 书… II. 王… III. 序跋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32048 号

责任编辑: 王 放

装帧设计: 周 晨

## 书人文丛序跋小系·夏志清序跋 陈子善编

主 编: 王稼句

● 出版发行: 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 488 号 邮编: 21500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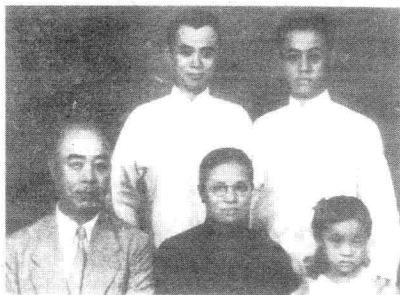
E-mail: gwxcbs@126.com

电话: 0512-65232286 传真: 0512-65233679

- 印 刷: 苏州九方印务有限公司
- 开 本: 880 × 1230 mm 1/32
- 印 张: 4.75
- 版 次: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- 印 数: 1-3000 册
- 书 号: ISBN 7-80574-813-6/G·212
- 定 价: 144.00 元(8 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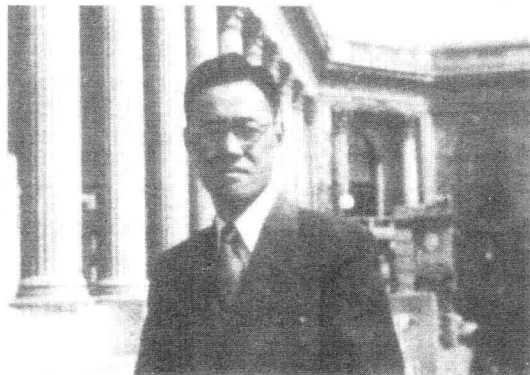
- 003 • 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译本序
- 025 • 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译本大陆版序
- 030 • 《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》导言
- 055 • 《大时代：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》序
- 066 • 《爱情·社会·小说》自序
- 068 • 《文学的前途》自序
- 071 • 《人的文学》自序
- 075 • 《新文学的传统》自序
- 082 • 《鸡窗集》自序
- 089 • 《鸡窗集》大陆版跋
- 093 • 《夏志清文学评论集》自序
- 099 • 《中国古典小说》中译本序
  
- 116 • 《夏济安日记》前言
- 131 • 《夏济安日记》跋
- 134 • 《夏济安选集》跋

→ 一九四一年八月，夏志清（后排右）、哥哥夏济安（后排左）和家人合摄于上海。



↓ 夏志清一九四九年摄于耶鲁大学校园。

↓ 一九四九年六月，夏志清与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吴讷孙（鹿桥，右）同获耶鲁大学硕士学位。





← 青年时代的夏志清。

↓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，夏志清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。图为次年六月夏志清在毕业典礼上。





## 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译本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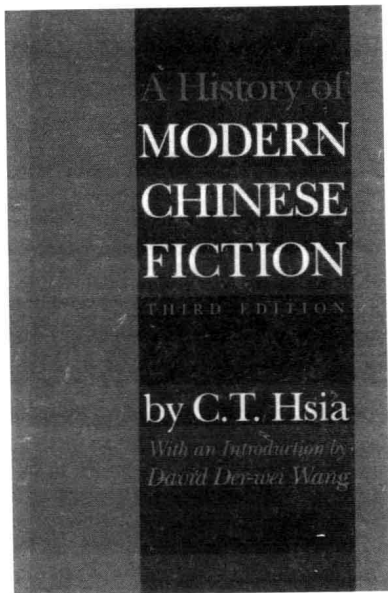
### 一

一九五一年春天,我一方面忙于写论文,一方面真不免要为下半年的生活问题着急起来。我虽算是耶鲁英文系的优等生,系主任根本想不到我会在美国谋教职的,东方人,拿到了博士学位,回祖国去教授英美文学,这才是正当出路。有一天,同住研究院宿舍三楼的一位政治系学生对我说,政治系教授饶大卫(David N. Rowe)刚领到政府一笔钱,正在请人帮他作研究,你谋教职既有困难,不妨去见见他。我当时根本不知道饶大卫的政治态度,我到他办公室去见他,二人一谈即合拍。加上我是英文系的准博士,写英文总没有问题,饶大卫立即给我一张聘书,年薪四千元,同刚拿博士学位的耶鲁教员(instructor)是同等待遇。我既找到了事,写论文更要紧,也就无意去谋教职,再去看英文系主任的嘴脸了。

饶大卫雇用了他的得意门生鲁幸·派(Lucian Pye)同我这两位 research associates,再加上日裔美籍研究生同教会学校出身的华裔家庭主妇这两位 research assistants,人马已全,七月一日开始工作,编写一部《中国手册》(China: An Area Manual),供美国军官参阅之用。那时是朝鲜战争时期,美国政府原则上是很反中共的,所以饶大卫才能请到这笔钱。数

↓ 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英文本, 印第安纳出版社—  
九九九年第三版。

夏  
志  
清  
序  
跋



年之后,《中国手册》上中下三册试印本出版,先由美国军方、政方高级官员审阅,可能发现全书反共立场太强硬(当然书里面别的毛病想也不少),未被正式纳用,这对饶大卫自己而言,当然是事业上的一大挫折。否则,这部《中国手册》,美国军官人手一篇,饶大卫自己中国通权威的声望也必大为提高。这部《手册》试印本,一共印了三百五十部,美国各大图书馆也不易见到。

我一向是研究西洋文学的,在研究院那几年,更心无旁骛地专攻英国文学。那年改行编写《中国手册》,一开头就大看有关中国的英文著述。亏得那时候这类书籍还不算多,一年之中就把汉学家、中国问题专家晚近出版的著作,看得差不多了。我一人撰写了“文学”、“思想”、“中共大众传播”三大章,另外写了“礼节”、





“幽默”二小章（“幽默”章近已重刊《译丛》一九七八年春季号），“家喻户晓的人物小传”一章，也参与了“中共人物”章、“地理”章人文地理部分的写作。最使我感到头痛的是人文地理各省、各地区的个别报导。实在看不到多少参考资料，只好凭我的常识和偏见去瞎写。五十年代后期《时代》周刊刊印了一个中共特辑（该期封面人物是毛泽东），居然也报导中国各地区的风俗人情。那晚我翻阅这个特辑，看到上海人如何如何，北京人、山东人、湖南人又如何如何，都根据我撰写的材料，有些地方字句也不改，看得我人仰马翻，大笑不止。生平看《时代》周刊，从来没有这样得意过。

“大众传播”这一章得参阅大陆报章杂志，花的功夫最大（哥大新闻学院喻德基教授那本《中共大众传播》问世，是十年后的事了）。“思想”、“文学”这两章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。自己是中国人，介绍孔孟朱王的思想，杜李关马的诗曲，不看多少参考资料，也可以写得出的。但“思想”这一章专述“传统思想”（traditional ideologies），近代思想我不必注意。“文学”这一章重点却放在现代文学上，占全章篇幅三分之二。我在国内期间，虽也看过一些鲁迅、周作人、沈从文等人的作品，但看得极少，对新文学可说完全是外行。写“文学”这一章，把耶鲁图书馆所藏的茅盾、老舍、巴金等的作品都略加翻看。此外还有一批尚未编目的大陆文艺资料，也放在办公室里翻阅。什么《白毛女》、《刘胡兰》、《白求恩大夫》等小册子以及赵树理、丁玲的作品，倒真正花时间看了一些。（王瑶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下册一九五三年才出版，四十年代中共文学的演变，只好自己摸索，一无凭藉。）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没有一部像样的书，我当时觉得非常诧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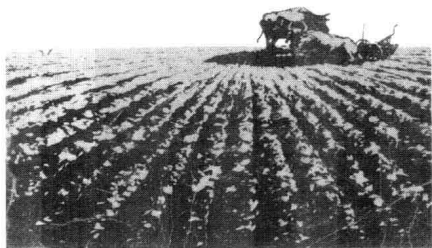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一九五二年春天,又得为下学年的工作发愁了。饶大卫虽对我的勤快大为赏识(那位社会系毕业的家庭主妇一年之中只写了“中国社会”一大章,“服饰”一小章),有意留我一年,年薪加至四千八百,但我实在不想再干了,有关中国的英文书籍已大致读遍,再做下去没有意思了。我就到研究院副院长辛泼生(Hartley Simpson)那里去请教,有哪几家基金会可以申请研究资助。他说最大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,此外还有几家较小的(那时福特基金会似乎尚未设立),可一家家试你的运气。我就打了一篇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计划书,一共只有两页。先寄一份给洛氏基金会人文组组长法斯(Charles B. Fahs)。他对我的计划倒颇感兴趣,立即来信叫我去同他面谈。去纽约谈了半小时,居然定局,给我两年的研究辅助金(grant),每年四千元。这个数目,不知是我自定的,还是基金会给我定的,已记不清了。但这笔辅助金用不着缴所得税,实收比跟饶大卫做事那一年多一些。后来洛氏基金会准我延长一年,过了三年(一九五二—一九五五)无拘无束、读书写作的生活。名义上那三年我算是耶鲁英文系的研究员(research fellow)。

我来美留学,没有用过家里一分钱,也没有到饭馆去打一天工,洗过一只碗,讲起来比好多留学生幸运。但朝鲜战争开始,我就得省钱下来寄给上海家里。一九五一年七月开始,月寄一百美金,一年一千二百元。所以那三年,每年自用二千八百元,恰够维持生活,谈不上有什么研究费。假如那时有勇气向洛氏基金会另请研究费、旅行费,到美国各大图书馆参观一番,也去台湾、香港跑一趟,自己看到的资料当然要多得多了。但自己尚无教授身份,实在不敢狮子大开口,能有

← 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译本，香港友联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七月初版。

# 中國現代小說史

夏志清原著  
劉紹銘等譯



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

固定收入，过着我自甘澹泊的研究员生活，就很满足了。头两年我依旧住在研究院宿舍，一日三餐包给学校。第三年婚后才搬到校外去住。

我计划写一部现代文学史，一开头文学各部门都看，《中国新文学大

系》前九册（第十册是《史料索引》）都一字不放过地读了。《大系·诗集》那一册读来实在不对胃口，散文家个别讨论也感到不很方便，到后来决定专写小说史，实在觉得新文学小说部门成就最高，讨论起来也比较有意思，虽然我一直是专攻英诗的，研究院期间也没有专修一门小说的课程。但反正写书期间没有人来管我，西洋小说名著尽可能多读，有关小说研究的书籍也看了不少。到了五十年代初期，“新批评”派的小说评论已很有成绩。一九五二年出版，阿尔德立基（John W. Aldridge）编纂的那部《现代小说评论选》（Critiques and Essays on Modern Fiction，一九二零——一九五一），录选了不少名文（不尽是“新批评”派的），对我很有用。英



国大批评家李维斯(F.R.Leavis)那册专论英国小说的《大传统》(The Great Tradition, 一九四八),刚出版两三年,读后也受惠不浅。李维斯最推崇珍·奥斯丁、乔治·艾略特、亨利·詹姆斯、约瑟·康拉德这四位大家。珍·奥斯丁的六本小说我早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全读了,现在选读些艾略特、詹姆斯、康拉德的代表作,更对李氏评审小说之眼力,叹服不止。中外人士所写有关中国现代小说的评论,我能看到的当然也都读了,但对我用处不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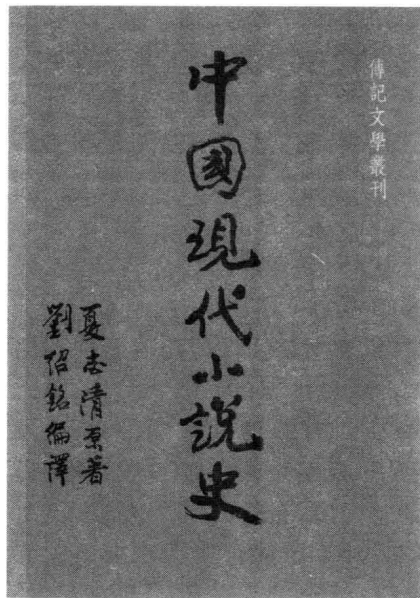
耶鲁那时候中文部门书籍极少。它所藏的现代文学作品我全数翻看过后,就每月到哥伦比亚大学中日文系图书馆去借书。通常是上午动身,下午看一下午书,再挑选自己需要的书籍、杂志,装一手提箱返纽海文。(满装书的手提箱当然很重,但哥大校门口即有地下铁道,换一次车即直驶火车站,很方便。)在当时美国图书馆之间,哥大中国现代小说的收藏,算是最丰富的了;那些巨型文学刊物,诸如《小说月报》、《文学》、《文季月刊》、《文学杂志》、《文艺复兴》,也都藏有全套,实在很不容易。当然,我如能在哥大附近住上一两个暑假,一方面换换环境,结识些新朋友,一方面查看资料也方便,对我来说,要比呆在纽海文好。但我这个人,天性懒得动,即是短距离搬家,自己没有汽车,也感到非常头痛。同样情形,哈佛离耶鲁也不远,乘火车当天可以来回。当年哈佛中文图书现代文学收藏虽远比不上哥大,事后发现有些哥大未藏的小说,哈佛却有,实在应该也去哈佛走走。总之,洛氏基金会给我的研究金,只够维持生活,自己天性又不爱动,竟没有到各大图书馆多跑跑。

除了借用两家图书馆的书籍外,我自己新文学藏书不

多,差不多全是香港好友宋淇、程靖宇二兄邮寄赠我的。五十年代初期不比今天,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在港地都有翻印本出售,搜集很方便。宋淇赠我那册《一千五百种中国现代小说与戏剧》(北平,一九四八),神父善秉仁(Jos. Schyns)主编,至今还是极有用的参考书。香港盗印张爱玲的两部作品,《传奇》与《流言》,也是宋淇赠我的,使我及早注意到这位卓越的作家。我在上海期间,即把钱锺书《围城》读了,当时张爱玲作品更为流行,却一直没有好奇心去读它。

作了三年研究,离开纽海文前,书的初稿已写出一大半了。但家里有了孩子,忙着换码头教书,整理书稿的工作竟搁了两年。一九五五年离开纽海文,我在密歇根大学当了一年访问讲师(Visiting Lecturer in Chinese)。那年密大中国文学教授休假半年,中国思想史教授休假一年,二人的课程都由我来担任。我教了一年“中国思想史”,采用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英译本为教本。头一学期,教先秦思想,孔孟老庄墨韩诸子自己以前读过些,教起来还蛮有味道的。第二学期,从董仲舒教起,就不大对劲,接着要讲到好多佛教派别,再下去是宋明理学,准备起来都相当吃力。我至今对佛学、理学毫无好感,同那一年教书有些关系。秋季学期也开一门“中国现代思想史”,凭我对现代文学的研究,并不难教。密大东亚语文系主任是位日裔美国人,刁钻成性,对日裔教员也不太友善,待我这个中国人当然更为刻薄。他说你是英文系博士,春季学期不妨开一门“中西文化文学交流史”。这门课当年没有英文教科书,到今天还没有,要有方豪先生的大学问,才能胜任。《马可波罗游记》,利玛窦的日记,十八、九世纪英法人翻译的中文小说、戏曲我都得从头读起,虽然读来很有趣,授课

↓ 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译本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初版。本书由刘绍铭主持翻译，译者有李欧梵、思果、庄信正、水晶、董保中、夏济安、潘铭皋等。



准备所花的时间，实在太多。此外每学期教一门中国文学的课程，虽比较容易，但初次教授此类课程，总得准备一下的。那一年，除了读到几种哥大未藏的小说外，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的整理工作可说完全停顿。

之后，我在德州奥斯丁城教了一年英文，纽约州波茨坦镇教了四年英文。每学期教四门课，十二点钟。“莎士比亚”、“美国文学”、“欧洲名著”

，这类课虽不需多少准备，但每年必教的“大一英文”、“大二英文”，学生作业太多，改卷子实在是很头痛的。尤其是“大一英文”，每周三四十本作文，改不胜改。我整理《小说史》书稿，只有利用暑期那段时间。一九五八年暑假天天去办公室（家里孩子太分心），把全书十九章根据旧稿，逐章打



出。入秋后再整理《注解》、《参考资料》、《人名、书名中英对照表》等项目。把书稿寄给饶大卫想已是同年冬季了。饶大卫自己过目后，我的两位受业师，博德（Frederick A. Pottle）、勃罗克斯（Cleanth Brooks），也拨冗审阅我的书稿。另有一位美国文学教授庇阿生（Norman Pearson），我从未上过他的课，也把它看了一遍。饶大卫拿到了三位教授的评审书，才亲自把书稿交给耶鲁出版所。但三位文学教授都不谙中文，说的话当然无多大力量；饶大卫自己是政治系教授，对中国文学也不太内行，出版所还得延请一位校外专家，把书稿加以审阅后，才能决定出版与否。那时美国除了哥大王际真外，简直找不出另外一位教授曾翻译过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的，更无人称得上是权威。找来找去，哥大出版所请了斯坦福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梅丽·赖德（Mary C. Wright），其实她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是外行。（许芥昱教授那时在斯坦福编译一部《二十世纪中国诗》，也帮赖德教授做些研究。年初芥昱兄来访，承告书稿是先由他审阅的，想来赖德在评审报告上提出的意见，大半也是他的。）

赖德读了书稿，肯定是部拓荒巨著，表示非常兴奋。但同时她也认为一九四九年以来，中国大陆清算了一大批作家，我书里语焉不详；“百花齐放”运动也没有好好交代；一九四九年以后，台湾文学近况一字不提，似也欠妥。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耶鲁编辑大卫·洪（David Horne）来信，谓书稿决定出版，惟根据那位专家的评阅报告，这两方面需增益篇幅云云。耶鲁肯出书，我大为高兴，增补书稿的建议，当然也满口赞成。正巧，一九五九年初济安哥已来美国，他编过《文学杂志》，介绍台湾文坛情形，当然驾轻就熟，“台湾”这个附录就



请他写了。我自己刚读了姜贵的《旋风》，认为是部杰作，就在“台湾”附录上再加一个简评《旋风》的尾巴，表示中国不是没有新起的大作家。我自己得增添有关“大跃进”前的大陆文坛报导，手边没有资料怎样办？只好向哥大东亚图书馆主任霍毕·林登（Howard P. Linton）商借全套大陆出版的《文艺报》，一九五九年暑期加以细读，为第十三章《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的中国文学》（原题为“Conformity, Defiance, and Achievement”）增添了不少篇幅。全书该章最长，原因在此。同时我自己觉得有些脚注写得太简略，所引作品的页数，全凭当年所写的札记，不一定靠得住。趁济安哥在西雅图研究之便，有问题就向他请教，这样缴进全书定稿，想已是同年秋冬之交。《小说史》一九六一年三月才发售，大学出版社出书一向是很慢的。我自己凭校样编排索引，就花掉了三四个星期。

《小说史》赠书十五册我早在二月间就收到了，立即邮寄济安哥一本。他看到书，实在比我还兴奋，并建议我把书寄呈胡适、林语堂这两位前辈。我同林先生从未见过面，觉得不便贸然赠书。我在北大时，胡校长不赞成我去耶鲁、哈佛攻读博士学位，不给我写推荐信；一九五一年春我写封信给他，他也没有作覆。因为这两桩事，我也不愿意赠书给他。隔一年胡先生即逝世，事后想想自己实在太孩子气了。书里我对胡先生一生的贡献，绝对肯定，他老人家看到书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的立场也是同他完全一致的。

翻译过三种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的王际真先生，一九六零至六一年在耶鲁大学兼课。他自己不多年即将退休，也在不时留心有无新出的人才，将来继承他哥大的职位。有一天，



饶大卫同他谈起我，谓我的书即将由耶鲁出版，他不妨去出版所看看样本，很可能我是他最好的接班人。王先生真跑去看了，他自己对鲁迅最有研究，就挑看“鲁迅”这一章。之后，他写封信给我，谓我对鲁迅的看法与众不同，读后十分佩服。不仅如此，又说我的英文造诣也高过所有留美的华籍教授，简直可同罗素、狄更生（G. Lowes Dickinson）二大师媲美。信末他问我有无意来哥大教书。那时书尚未出版，读到这样一封信，虽然对王先生溢美之辞，自己不敢承当，心里实在高兴。王先生是山东人，人非常直爽，性情有些孤僻，他能对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如此赏识，真令我终身感激。这样开始同哥大办交涉，一九六二年才正式被聘为中国文学副教授。

书出版后不到两三星期，《纽约时报·星期书评》即刊出书评，排第三版，相当受重视。只可惜编辑是外行，请了英人司各特（A. C. Scott）作评。此人曾任驻香港小官，业馀兴趣是平剧，近年来曾把《蝴蝶梦》、《四郎探母》等剧本译成英文，可惜原文虽浅显，译文错误还是不少。他对我的书虽颇为重视，但外行人说话，有些地方总不得要领。四月十三日波士顿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报登出一篇长评，写得很内行，评者大卫·洛埃（David Roy），现任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，那时还在哈佛写他的博士论文《郭沫若评传》。他认为《小说史》出版是一件大事（“an event of the first importance”）。它不仅是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本严肃英文著述；更令人稀罕的，现有各国文字书写的此类研究中，也推此书为最佳（“the best study of its subject available in any language”）。

本书原标题为“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, 1917-1957”，大陆的文艺发展写到一九五七“大跃进”前夕